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聚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僧行篇第五之二

沙汰僧徒詔　宋武帝
褒揚僧德詔七首　元魏孝文帝
述僧中食論　南齊沈休文
述僧設會論　沈休文
議沙汰僧詔并荅　北齊文宣帝
弔道澄法師亡書　梁簡文
與東陽盛法師書　梁王筠
與汝南周顒書　梁釋智林
與舉法師書　梁劉峻一名孝標
與皎法師書并荅梁王曼穎
弔震法師亡書　梁劉之遴
與震兄李敬朏書　同上作
弔僧正京法師亡書　同上作
東陽金華山栖志　梁劉孝標
與徐僕射述役僧書　陳釋真觀
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陳徐陵
諫周祖沙汰僧表　周釋曇積
戴逵貽書仙城命禪師
幽林沙門惠命詶書北齊戴先生

弔延法師亡書　隋薛道衡

沙汰僧徒詔　宋武帝

門下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扶

幽林沙門惠命詶書北齊戴先生

弔廷法師亡書　隋薛道衡

沙汰僧徒詔　宋武帝

門下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
鴻教而専成逋藪加頃姦心頻發凶
狀屢聞敗道乱俗人神交忿可符所
在與寺耆長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
其誅坐主者詳為條格速施行

襃揚僧德詔 七首　元魏孝文帝

帝以僧顯為沙門都統詔

門下近得録公等表知欲早定沙門
都統比考德選賢寤寐勤心継佛之
任莫知誰寄或有道高年尊理无勞
紆或有器玄識邈高超塵務今以思
逺寺主法師僧顯仁雅欽韶澄風澡
鏡深敏潛明道心清亮固堪兹任式
和妙衆近己口自可勑令為沙門都
統又副儀貳事緇素攸同頃因輝統
獨濟遂廢兹任今欲毗德賛善固須
其人皇舅寺法師僧義行恭神暢温
聡謹正業懋道優用膺副翼可都維
那以光賢徒

帝立僧尼制詔

門下凝覺澄冲事超俗外泉摸崇蹟
理寄忘言然非言何以釋教非世何

帝立僧尼制詔

門下凝覺澄沖事超俗外泉模崇蹟

理寄忘言然非言何以釋教非世何
能表真是以三藏舒風必資誠典六
度摛化固憑尺波自象教東流千齡
已半秦漢俗華制禁弥密故前世英
人隨宜興例世輕世重以裨玄奧先
朝之世嘗為僧禁小有未詳宜其修
立近見沙門統僧顯等白云欲更一
刊定朕聊以淺識共詳至典事起怱
怱觸未詳究且可設法一時粗救世殿
須立白一同更釐厥衷

帝聽諸法師一月三入殿詔

門下崇因贊業莫若宗玄禪神滌志
罕先英哲故周旦著其朋之誥釋迦
唱善知之文然則位尊者以納賢為
貴德優者以親仁為尚朕雖寡昧能
無庶幾也先朝之世經營六合未遑
內範遂令皇庭闕高邈之容紫闥
簡超俗之儀於欽善之理福田之資
良為未足將欲令懿德法師時來相
見進可飡稟道味退可飾光朝廷其
勑殿中聽一月三入數法諱別當
條付

帝令諸州衆僧安居講說詔

門下憑玄歸妙固資真風飡慧習悊

帝令諸州衆僧安居講説詔

門下憑玄歸妙固資真風飡慧習慈
實鍾果智故三炎撿攝道之恒規九
夏温詮法之嘉猷可其勅諸州令此
夏安居清衆大州三百人中州二百
人小州一百人住其數處講説皆僧
祇粟供備若粟尠徒寡不充此數者
可令昭玄量減還聞其各欽差賢匠
良推叡德勿致濫濁情茲後進

贈徐州僧統并設齋詔

門下徐州道人統僧逞風識淹通器
尚倫雅道業明博理味淵澄清聲懋
譽早彰於徐沛英懐玄致風流于譙
肆比唱法于京徳芬道俗應供遑延
美敷辰宇仁叡之良朕所嘉重依因
既終致茲異世近忽知聞悲怛于懐
今路次兖濮青泗豈遥愴然念德又
增厥心可下徐州施帛三百疋以供
追福又可為設齋五千人

歳施道人應統帛詔

門下應統仰紹前拓繼軌道門微綜
玄範冲猷是託今既讓俗名理宜別
供可取八解之義歳施帛八百疋准

寔依力命施食之因内典所美可依
朝官上秩當月而施所以遠譬深理

供可取八解之義歲施帛八百疋准

寔依力命施食之因內典所美可依
朝官上秩當月而施所以遠譬深理
者匪獨開崇俗心抑亦奬厲道意耳

帝為慧紀法師亡施帛設齋詔

門下徐州法師慧紀凝量貞遠道識
淳靈英素之標超然世外綜涉之功
斯焉罕倫光法彭方聲懋華稟研
論宋壤宗德遠迹冞於往辰唱諦鹿
苑作匠京繕延賞賢藥儵矣死魔忽
殲良器聞之悲哽傷慟于懷可
勑徐州施帛三百疋并設五百人齋
以崇追益

述僧中食論　南齊沈休文

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心
神所以昏惑由於外物擾之擾之大
者其事有三一則勢利榮名二則妖
妍靡曼三則甘旨肥濃榮名雖日用
於心安无晷刻之累妖妍靡曼方之
已深甘旨肥濃為累甚切萬事云云
皆三者之支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
事求道无從可得不得不為之立法
使簡而易從也若直去三事惑本並
宜禁絕而此三事是人情所甚惑念
慮所難遣雖有禁足之旨事難卒從

宜禁絶而此三事是人情所甚惑念
慮所難遣雖有禁足之言事難必從
辟於方舟濟河豈不欲直至彼岸河
流既急會無直濟之理不得不從流
邪靡久而獲至非不願速事難故也
禁此三事宜有其端何則食之於人
不可頻息其於情性三累莫甚故推
此晚食併置中前自中之後清虛無
事因此無事念慮得簡在始未專在
久自習於是束以八支紆以禁戒靡憂
之欲無由得前榮名衆累稍隨事遣
故去往古諸佛過中不食此蓋是遣累
之筌蹄適道之捷徑而或謂止於
不食此乃迷於向方不知厥路者也

述僧設會論　沈休文

夫脩營法事必有其理今世召請衆
僧止設一會當由佛在世時常受人
請以此擬像故也而佛昔在世佛與
衆僧僧伽藍內本不自營其食具也
至時持鉢往福衆生今之僧衆非惟
持中者少乃有腆恣甘腴廚膳豐豪
者今有加請召並不得已而後來以
滋腴之口進蔬䔩之具延頸蹙頞困
不能甘既非樂受不容設福非若在
廣弘明集第二十七　第二十 [illegible]
昔不得自營非資四輩身口無託者
也此以求福不其又乎焉而論之其

不能甘既非樂受不容設福非若在

昔不得自營非資四輩身口無託者
也此以求福不甚反乎篤而論之其
義不尒何者出家之人本資行乞誠
律偶然无許自立厨帳并畜淨人者
也今既取足寺內行乞事斷或有持
鉢到門便呼為僧徒鄙事下劣既
是衆所鄙恥莫復行乞悠悠後進求
理者寡便謂乞食之業不可復行白
淨王子轉輪之貴持鉢行詣以福施
者豈不及千載之外凡庸沙門躬命
僕竪自營口腹者乎今之請僧一會
既可髣像行乞行乞受請二事不殊
若以今不復行乞又不請名則行乞
之法於此永寘此法既寘則僧非佛
種佛種既離則三寶墜于地矣今之
為會者宜追想在昔四十九年佛率
比丘入城乞食威儀舉止動自應心
以此求道道其焉適若以此運心則
為會可矣

議沙汰釋李詔 并啓　北齊文宣帝

問朕聞專精九液鶴竦玄州之境苦
心六歲釋捨煩惱之津或注神鬼之
術明尸解之方或說因緣之要泥

洹之道是以太一闡法音於輕舉如

術明尸解之方或說因縁之要足注

洹之道是以太一闡法音於輕舉如
来證理環於寂滅自祖龍寢迹劉莊
感夢從此以歸紛然遂廣至有委親
遺累棄國忘家館舍盈於山藪伽藍
遍於州郡若黄金可化淮南不應就
戮神威自在央掘豈得為勍若以御
龍非實荆山有攀髯之戀控象為虛
湮洛寤夜光之說是非之契朕實惑
焉乃有縉衣之衆參半於平俗黄服
之徒數過於正户所以國給為此不
充王用因茲取乏欲擇其正道蠲其
左術一則有潤邦家二則無惑羣品
且積競繇来行之已久頓於中路沙
汰實難至如兩家升降二途脩智可
指言優劣無鼠首其辭
臣樊孝謙謹奉　詔
對曰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
以理絶涉求難為稱謂伯陽道德之
論莊周逍遥之旨遺言取意猶有可
尋至若玉簡金書神經秘録三尸九
轉之奇絳雪玄霜之異淮南成道犬
吠雲中王喬得仙劒飛天上皆是憑
虛之說海棗之談求之如繫風學之

如捕影而燕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

吠雲中王喬得仙[illegible]
虛之說海棗之談求之如繫風學之

如捕影而燕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
方士莫遇其真徐福去而不歸欒大
往而無獲猶謂外霞倒影抵掌可期
祭鬼求神庶或不死江壁既反還入
驪山之墓龍媒已至終下茂陵之墳
方知劉向之信洪寶殁有餘責王充
之非黃帝此為不朽又末葉已來大
存佛教寫經西土畫像南宮昆池地
墨以為劫燒之灰春秋夜明謂是降
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世界
於微塵納須弥於黍米蓋理本虛无
示諸方便而妖妄之輩苟求出家藥
王燔軀波崘灑血假未能然猶當尅
念寧有改形易貌有異世人恣意放
情還同俗物龍宮餘論鹿野前言此
而得容道風將墜伏惟陛下受天明
命屈己濟民山鬼効靈海神率職湘
中石鷰沐時雨而羣飛臺上銅烏候
和風而獨轉但同都洛邑治在鎬京
漢宅咸陽魂歸豐沛汾晉之地王迹
惟始既疲遊幸且勞經略猶復降情
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玉於瑤池念求
珠於赤水竊以王母獻環由感舜德

上天賜珮實報禹功兩馬記言二班

珠於赤水竊以王母獻環由感舜德
上天賜珮實報禹功兩馬記言二班

書事不見三世之辯無聞一乘之旨
帝樂王礼尚有時而沿革左道恠民
亦何疑於沙汰臣某謹對

弔道澄法師亡書　梁簡文

省啓承尊師昨夜涅槃甚深悲恒法
師志業淹明道風淳素戒珠瑩淨福
翼與該圓加以識見貞通心解遠察記
落雨而必然稱異牛而匪謬服膺者
无遠近蒙益者兼道俗弟子自言旋
京輦便由結緣豈謂一息不追奄至
乎此然勝業本深智力久剎必應遊
神寶地騰跡淨天但語其乳池啓殯
眷棺入室不入空心于何不慟但如
来降生之迹因此而入涅洹正當其生
住滅靡有定相先聖後賢何其形響
推校因緣未始有例上人等並在三
歳積始終稟道宜應共相策勉弘遵
舊業使道場無斷利益不墜所禒物
輙如法供養奈何奈何

與東陽盛法師書　梁王筠

菩薩戒弟子王筠法名慧炬稽首和
南問訊東陽盛法師弟子昔因多幸

早蒙覲接歳月推流踰二十載欽慕

善蘭弟子王筠法名慧烜稽首和

南問訊東陽感法師弟子昔因多幸

早蒙覲接歲月推流踰二十載欽慕
風德獨盈懷抱閒以山川無由礼敬
司馬參軍仰述存眷曲垂訪憶既荷
錄舊之情兼佩勗勤之旨懽欣頂戴
難為辭說仰承乘和履福享年九十
有四蚩絳人之示高同勗宗之遐壽
且耳長直已過頂齒對曾不先落延
華駐采怡神輔性自非宿植善因何
以招斯勝果尊年尚齒之誠懷德敦
舊之款依風慕道之深欣羨景仰之
至興居在念寤寐載懷弟子限此樊
籠迫茲纓瑣无由問道撫躬如失庾
心期寘會咫尺江山道術相忘弃置
形迹唯願勗勗保此期頤赤松朱駿
復何足貴飛錫騰軀真在旦夕指陳
丹款殊未申暢儻惠一言豈不幸甚
弟子筠稽首和南

與汝南周顒書　梁釋智林

近聞檀越叙二諦之新意陳三宗之
取捨聲殊恒律雖進物不速作論已
成隨喜充遍物非常重又承檀越恐
立異當時干犯學衆制論雖成定不
必出聞之懼然不覺興悲此義旨趣

似非初開妙音中絕六十七載理高

立異當時

必出聞之懼然不覺興悲此義旨趣

似非初開妙音中絶六十七載理高
常韻莫有能傳貧道年二十時便參
傳此義常謂籍此微悟可以得道竊
每懽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
多去關中高勝迺舊有此義常法集
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既抱
越常情後聽進受便自甚寡傳通略
無其人貧道捉麈尾以来四十餘年
東西講說謬至一時其餘義統頗見
宗録唯有此途百里無人得者貧道
積年迺為之發病既衰痾未愈加復
旦夕西旋顧惟此道從今永絶不言
檀越機撥无緒獨創方外非意此音
猥来入耳且欣且慰實无以況建明
斯義使法燈有種始是真實行道第
一功德雖復國城妻子施佛及僧其
為福利無以相過既幸已詮述想便
宜廣宣使賞音者見也論明法理當
仁不讓豈得顧惜衆心以天奇趣邪
若此論已成遂復中寢恐檀越方来
或以此為法障往意理然非戲論矣
想便寫一本為惠貧道賚以還西使
處處弘通也比小可牵曳故入山取

叙深公付之

處處弭通也比小可牽曳故入山取

敘深公付之

與舉法師書　　梁劉峻　一名孝標

聞諸行李高談徹德逖聽風聲心飛
魂竦无異靳仙之望石髓太陰之思
龍燭倉星昏異涼雲送秋道勝則肥
囷廪頤攝衣裳虹蜺帷幕霄露餌黄
菊之落蘂酌清澗之淡流旦倚歸鴈
晨鳧暮聽羈雌獨鵠神影尒蓋象
蕭史之騎鳴鳳列子之御長風雖荆
卿傍若无人孝然堅卧氷雪沉沉隱
隱何以尚之哉至於馳騖經圃翾翔
書圃極龍宮之妙典彈石室之鴻記
道生伏其天真曇蒨謝其辯物若乃
習是童子曆志雕蟲藻思内流英華
外發葳蕤秋竹照曜春松爵頌息明
珠之譽長門濫黄金之賞感矣美矣煥
其麗乎昔旅游河嘗觀組繢不覺紙
蓺筆焚魂魄斯盡自茲厥後兩絕珪
璧意曉曉於菁華腸迴迴於九逝夫
日御傳照不踰隙穴海若濆涌莫限
隈嵎以玉抵鵲幸傳餘寶冀閱清徽
用瘵眩疾然越民非齎冠之所齊國
豈奏韶之地望與其進無貽責焉

與皎法師書　并荅　　梁王曼穎

所療昭然超[illegible]之所[illegible]國
豈奏韶之地望與其進無貽責焉

廣弘明集卷二十四　十四丈　珍

與皎法師書　并荅　梁王曼穎

弟子孤子曼穎頓首和南一日蒙示
所撰高僧傳并使其掎摭力尋始竟
但見偉才紙弊墨渝迄未能罷若乃
至法既被名德已興年幾五百時經
六代自摩騰法蘭發軫西域安侯支
讖荷錫東都雖跡標出沒行實深淺
咸作舟梁大為利益固宜油素傳美
鉛槧定辭昭示後昆揄揚往秀而道
安羅什間表秦書佛澄道進雜聞趙
册晉史見捨復恨局當時宋典所好
頗因其會兼且抗出君台之記糅在
元亮之說感應或所高推幽明不無
梗槩汎顯傍文未足光闡間有諸傳
又非隱括景興偶採居山之人僧寶
偏綴遊方之士法濟唯張高逸之例
法安止命志節之科康泓專紀單開
王季但稱高座僧瑜卓尔獨載玄暢
超然孤錄唯釋法進所造王巾有著
意存該綜可擅一家然進名博而未
廣巾體立而不就梁來作者亦有病
諸僧祐成簡既同法濟之責孝秀染毫
復獲景興之誚其唱公纂集最實近

廣弘明集卷二十四　十五丈　珍

之求其鄙意梗槩頗見法師此製始

復獲景興之請其唱公纂集最實近

之求其鄙意梗槩頗見法師此製始
所謂不刊之鴻筆綿亘古今苞括內
外屬辭比事不文不質謂繁難省云
約豈加以高為名既使弗逮者恥開
例成廣足使有善者勸向之二三諸
子前後撰述豈得絜長量短同年共
日而語之哉信文徒竟无一言可豫
布肆空設千金之賞方入蓬龍函上
登麟閣出內瓊笈卷舒玉笥弟子雖
實不敏少嘗好學頃日尫餘黼逖多
昧且獲披来帙斯文在斯鑽仰弗暇
討論何所成非子通見元則之論良
愧處道知休奕之書徒深謝安慕竺
曠風流勢貽惲支遁才後耳不見旬
日窮情已勞扶力此白以代訢盡弟
子孤子王曼穎頓首和南

皎法師荅

君白一日以所撰高僧傳相簡意存
箴艾而来告累紙更加拂拭顧惟道
藉人弘理由教顯而弘道釋教莫尚
高僧故漸深以来昭明遺法殊功異
績列代而興敦厲後生理宜綜綴貧
道少乏懷書抱篋自課之勤長慕鉛

墨隆菁揚善之美故於聽覽餘閒厝
公

道少乏懐書抱篋自課之勤長慕鉛

槧隆菁揚善之美故於聽覽餘閒暦
心傳録每見一介可稱輙有懐弗省
但麈尋衆記繁約不同或編列參差
或行事出没已詳别序兼具来告所
以不量寸管輙樹十科商攉條流意
言略舉而筆路蒼茫辭語陋拙本以
自備疎遺豈宜濫入高聽禮越既學
兼孔釋解貫玄儒抽文綴藻内外淹
洽披覧餘暇脱助詳閲故忘鄙俚用
簡龍門然事高辭野久懐多愧来告
吹嘘更增愧懼今以所著贊論十科
重以相簡如有紕繆請備斟酌釋
君白

弔震法師亡書　梁劉之遴

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泡電倏忽三
相不停苦空無我五陰寧住尊師僧
正捨壽閻浮遷神妙樂雖乘此宿植
必登善地人情恒化衡疚悲摧念在
三之重追慕哀慟纏綿永往理不可
任奈何奈何僧正精理特拔經論洽
通蔬菲終身有為略盡枯槁當年儀
形二衆豈直息心標領亦為人倫之
泰弟子少長遊遇數紀迄兹平生敬

仰善友斯寄哀疾待盡不獲臨泄鯁

形二鼎豈息心摧今方為人倫之
寮弟子少長遊遇數紀迄茲平生契
廣承明月孝寺主田　歲十七　驛
仰善友斯寄哀疾待盡不獲臨泄鯁
慟之懷二三增楚狀力倘嗟迷猥不
次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
與震兄李翦融書 同上作
生滅無常賢弟震法師奄同力士生
處道識長往法言永絶惋怛柚摧不
能已已年事未高德業方播疾恙甫
尒謂无過憂遂至遷化道俗驚愕念
孔懷之切天倫至慟永往之情不可
居處奈何奈何法師義味該洽領袖
黒衣識度愷悌籍甚當世昔在京師
聖上眄接自還鄉國歷政礼重且講
說利益既實弘多經始寺廟實廣福
業衿抱豁然與物無迕所與遊款皆
是時賢白黒歸美近遠欽翦豈止息
心殄悴實亦人倫喪實追懷欵愴何
可弭歇并㝵遺書及別物對增哽欷
殿下自為作銘又教鮑記室為誌序
恐鮑想恙未能究盡已得面為鮑說
諸事行及徽猷計必勒不朽事如今
日誌石遴為膺并呼師修之鐫刻亦
當不久可就言增汝然投筆悽𩍐劉
之遴頓首頓首
弔僧正京法師亡書 同上作

之遴頓首頓首

吊僧正京法師亡書 同上作

八月二十日之遴和南法界空虛山木頹壞尊師大正遷神淨土凡夫淺累嬰滯哀樂承此凶計五內抽摧哀慟深至不能自已念追慕永往經綿斷絕情在難居奈何奈何大正德冠一時道蔭四部訓導學徒紹隆像法年居僧首行為人師公私瞻遐迩宗仰若乃五時九部流通解說疋之前輩聯類往賢雖什肇融恒林安生遠豈能相尚頓悟雖出自生公弘宣後代微言不絕實賴夫子重以愛語利益窮四攝之弘致檀忍智慧備六度之談明白黑歸依含識知庇舟航愚冥棟梁寺塔日用不知至德潛運何道長而世短功被而身沒映乎大海永墜須弥照彼高山長叔朗日往矣奈何當復奈何法師幼而北面生小服膺迄乎耆邁恒在左右在三之重一旦傾捐哀慟之至當何可處弟子紈綺遊接五十餘年未隆知顧相期法侶至乎菩提不敢生慢未來難知現在長隔眷言生平永同万古

尋思惋愴倍不自勝未由晤執申泄

難知現在長隔眷言生平永同万古

尋思惋愴倍不自勝未由晈執申泄
哀歎謹裁白書投筆哽猥弟子劉之
遴頓首和南

山栖志 劉孝標

夫鳥居山上層巢木末魚潛淵下窟
穴渥沙豈好異哉蓋性其然也故有
忽白璧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
行藏紛糺顯晦踳駮无異火炎水流
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戶
之與金閨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烏
足毛衣奮痏在其間哉予生自原野
善畏難狎心駭雲臺朱屋望絕高蓋
青組丘雲濡霧露弥顧閑逸無患濯清
瀨息榭丘壑寐永懷其來尚矣劉專
壟壤民欲天從爰洎二毛得居巖穴
所居東陽郡金華山東陽實會稽西
部是生竹箭山川秀麗臯澤佚饎若
其羣峯疊起則接漢連霞喬林布濩
則春青冬蒅迴溪決流則十仞洞底
霤寸雲合必千里雨散信卓犖爽塏
神居奧宅是以帝鴻遊斯鑄鼎雨師
寄此乘煙故澗勒赤松之名山貽縉
雲之号近代江治中奮迅涇滓王徵

士高拔風塵龍盤鳳栖咸萃茲地良

雲之号近代江治中奮廷淫滓王徹
庚子印自集夫第二十四　第二十丈　豦
士高拔風塵龍盤鳳栖咸萃玆地良
由碧湍素石可致幽人者哉金華山
右馬鞍山也蘊靈藏聖列名仙謠在
无放稱此山去可免洪水五兵可合
神丹九轉金華之首有紫巖山山色
紅紫因以爲稱靡迤陂陁下屬深陼嶺
屼隱嶙上虧日月登白山麓漸高漸
峻壟路迴隘魚貫而昇路側有絶澗闌
閈庨嶔俯窺木杪焦原石邑匪獨危
懸至山將半便有廣澤大川臯陸隱
賑子之菁宇寶在斯焉所居三面迴
山周遶有象郛郭前則平野蕭條目
極通望東西帶二澗四時飛流泉清
瀾徹霆滴瀝生響白波跳沫洶涌成
音漕瀆引流交渠綺錯懸溜瀉於軒
甍激湍迴於階砌供帳无綆汲漑漱
息瓶缶楓櫨椅櫪之樹梓栢桂樟之
木分形異色千族万種結朱寶包綠
菓杌白蒂抽紫莖橘真蘋李蕁梢風鳴籟
蠹條欄戶布䕘房櫳中谷澗濱花蘗
攢烈至於青春受謝萍生泉動則有
都梁含馥懷香送芬長樂負霜宜男
欑露芙蕖紅華照水皐蘇縹莖從風
庚子印自集夫第二十五　第二十丈　豦
弄軒永眺蠲憂忘疾丘阿陵曲衆藥

欑露芙蕖紅華照水臯蘇縹萘從風

弄軒永眺蠲憂忘疾丘阿陵曲衆藥
灌蘂地髓杭莖山筋抽節金鹽重於
素璧玉鼓貴於明珠可以養性銷痾
還年駐色不藉雀文黃散勿用負局
紫丸翾翾翔鳥風胎雨鷇鶯緑翼紅毛
素月蕣䮴肅肅切羽關關好音馴狎
園池袂食鷄鶩若迺鳿日伺辰響類
鐘鼓鳴鉉候曙聲爲琴瑟玄猨薄霧
清囀飛梧乘煙永吟嘈嘖颸喨悅心
娛耳諒所以跨躡管籥韜軼笙簧宅
東起招提寺背巖面壑層軒引景邃
宇臨空博敞閑虛納祥生白左睠右
睇仁智所居故碩德名僧振錫雲萃
調心七覺詆訶五塵郁烈戒香浴滋
定水至於熏鑪夜爇法鼓旦聞予黏
屣樞衣躬行頂禮詢道拈人欽和至
教每聞此河紛梗彼岸永寂熙然若
登春臺而出宇宙唯善是樂豈伊徒
言寺東南有道觀亭亭崖側下望雲
雨蔥樓菌榭隱曖林篁飛觀列錢玲
瓏煙霧日止却粒之田旺歲次祈仙之
客餌星髓吸流霞將乃雲衣霓裳乘龍
馭鶴觀下有石井聳跱中澗雕琢刻削

類人工躍流潨瀉渀涌決咽電擊雷

駁鸖觀下有石井磴跱中澗雕琢刻削簇

類人工躍流潨瀉溙涌泱咽雷擊雷
吼駭目驚瑰寺觀前皆植脩竹檀欒
蕭颼被陵緑阜竹外則有良田區畛
通接山泉膏液贊潤肥腴鄭白史漳
莫之能擬致紅粟流溢鳧鴈充厭春
鶩育檀碧鷄冬筐味跡霜鷄棃巾取
於丘嶺短褐出自中園蒹蔣逼側池
湖管蒯駢填原隰養給之資生生所
用無不阜實蕃籬充仞崖巘歲始年
季農隙時閑蜀醪初曁醳清觴新熟
則田家野老提壺共至班荊林下陳罇
置爵酒酣耳熱屢儛護呶歲論箱庾
高談粱稼嗢噱謳歌舉杯相抗人生
樂耳此歡豈訾若夫蠶而衣耕而食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晚食當肉無事
爲貴不求於世不忤於物莫辯榮辱
匪知毀譽浩蕩天地之間心无怵惕
之譽豈與埶出生齒劒揚子墜閣較其
優劣者哉

與徐僕射領軍述役僧書

泉亭光顯寺釋真觀致書領軍檀越
竊聞四依開士匡正法於將頹十地
高人秉玄丈於已絶能使崛山遺跡

無虧宴坐之風祇樹餘苗得肆經行

竊聞四依開士直正法於將弥十地
高人秉玄丈夫於巳絕能使崛山遺跡

無虧宴坐之風祇樹餘苗得肆經行
之道伏見今者皇華奉宣嚴憲凡是
僧尼之類不書名籍之者並令捐茲
法戒就此黎民去彼伽藍歸其里閈
既普天之下莫匪王臣正當僶俛恭
承鞠躬祗奉但愚情所謂竊或疑焉
自佛法肇興千有餘載流傳此地數
百年間濟濟僧徒一何為盛雖復市
朝亟改風化頻移慧炬常明戒香恒
馥其為福利難可勝言所現靈祥聞
諸史傳至如浮圖和上曜彩鄴中高
座法師流芳巽維或復見明池內識
刼燒之餘灰長沙寺裏感碎身之遺
蔭道開入境仙人之星乃出法成去
世紺馬之瑞爰浮乃有青目赤髭黃
眸白足連眉表稱大耳傳名莫不定
水澗澄義峯山竪汪汪道望類迦葉
之高蹤肅肅威儀似頻鞞之清行須
年詭替乃曰澆醨而正法洪基猶應
未弥忽復違其本志棄彼前心莫不
仰高殿而酸傷辭舊房而悽楚依依
法座重反何期戀戀禪門再還無日
乃非歧路而有分袂之悲雖異河梁

遂結言離之痛若以不繼名籍為其

乃非歧路而有分袂之悲雖異河梁
遂結言離之痛若以不繼名籍為其
深罪延玆各累亦可哀矜夫出俗之
人務應脩道許其方外之礼不拘域
中之節或有不貫名籍无開簿領並
皆遊方採聽隨處利安望刹為居臨
中告飯或頭陁林下或蘭若巖阿如
此之流寧容繼屬若勝業不全清禁
多毀宜應休道此事誠然而持犯難
知聖凡相濫辟菴羅之菓生熟難分
雪山之藥真偽難辯忽使崑峯之上
玉石同焚大澤之中龍虵等斃何期
惜也呼可傷哉又其剖愛辭親披緇
剪髮既無僕使永絕妻孥或老病之
年單貧之士皆憑子弟還相養衛如
其一朝兩散便盡死溝壑遂有赴溺
墜而投身縊長繩而損命雖復汨羅
之痛比此猶輕荒谷之悲方斯未重
且復奇才絕學並寄後生聽講誦經
咸資晚秀所以須隨得戒猶是幼童
身子揚名耄非耆老如斯之類若並
翻緇恐此法門便無紹繼梵輪絕矣
精舍空焉若八陣未休四郊多壘前
房所寄後殿斯憑愚謂此人殆成无
用若必有拔非投石之能索鐵申鈎

精[illegible]
房所寄後殿斯遇愚謂此人殆成无
用若必有拔非投石之能索鐵申鈎
之力則並從軍募久預長駈儻復尚
服緇衣猶居寺宇則是習勇心薄樂
道情深若非衛玠之清羸便同孟昶
之浮怯既不便弓馬徒勞行陣雖復
身披甲胄還想法衣手執干戈猶疑
錫杖必當遥聞戰鼓色變心驚遠望
軍麾魂飛氣懾將恐有沮都護之威
無益二師之勇若謂不輸王課靡助
國儲所以普使收其賦斂但浮遊之屬
萍迸蓬飛散誕之流且貪戀鄉里
既无田宅京師又闕主人納屨則兩
踵併穿斂衿則雙肘皆現覩董生之
百結尚覺輕華見顏子之一簞更疑
豐飽求朽壤以為藥寧識紫丸服糞
掃而為衣豈逢黃絹貨財之礼此則
無從懷璧之譬信哉應免若令其在
道猶可分衛自資逐使還民便是糇
糧莫寄伏惟皇朝御曆齊聖欽明繼
踵軒羲比肩炎昊握鏡之風弥遠垂
衣之化方深兼復梁棟三寶敷弘十
善昔日漢明靈感上夢金人晉武覆修終
繞招玉像用令方古彼有慚焉或深
經是護等仙預大王起塔斯成類无
[illegible]

繞招玉像用令方古彼有幓焉或深
經是護等仙預大王琏塔斯成類无
憂國主明揚亢頤信巢父之清虛徹
躰瀛佃許嚴生之高尚愚謂絓預令
者晚首僧足若巳離法衣无過道業
或常居邳肆恒處田園並依民例宜
從桀使如其禪誦知解蔬素清虛或
宣唱有功梵聲可録或繕修塔廟建
造經書救濟在心聽習為務乃至羸
老之屬貧病之流牵於編户无所堪
用並許停寺仍上僧籍必望十城之
琏或出荆山百步之中時逢芳草於
是寺斷流俗之僧衆无舖酒之客六
時翹請常以國界為心三業精脩必
用君王為本豈不幽明踴躍人鬼忻
懽冥力護持善縁扶助然後二儀交
泰六氣調和征馬息鞏軍旗巻旆邊
荒入附无待舟水之師玉帛来朝還
想稽山之集何期樂矣實可忻哉儻
復壇場不虞軍資有闕薄須貴討伏
聽徽求仰惟領軍檀越外則探賾與
墳内則抅深經論才高帷幄寄重瓊
梅必願降意崟荛留心正法徽惠研
詳薄垂觀覧如其一毫可采深俙幽
為矜論无使蘭艾同鋤薰蕕俱氣廉
得仙人菀裏更轉法輪長者園中還

詳薄垂觀覽如其一豪可採深諦由

為矜論无使蘭芰同鋤薫蕕俱氣庶
得仙人苑褁更轉法輪長者園中還
鋪講席則逹維之德比恒岱而齊高
擁護之功似滄溟而共廣撗此忏煩
弥增悚惕

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陳徐陵

竊聞出家閑曠猶若虛空在俗籠樊
毀於牢獄非但經有明文亦自世間
共見瞥聞法師覆彼舟航趣返緇衣
之務此為目下之英奇非久長之深
計何以知然從苦入樂未知樂中之
樂從樂入苦方知苦中之苦弟子素
以法師雖無曩舊相知巳来亦復不
疎夫良藥必自無甘忠諫者决乎逆
耳倘見其僻是以不忍不言且三十
年中造莫大之業如何一旦捨巳成
之功淋為可惜葪度高懐未解深意
將非帷帳之筞欲集劉侯形類卧龍
求　葛氏黃石兵法寧可弄逢三併茅
蘆元由兩遇封爵五等唯見不逢中閤
外門難朱易白鳴笳鳳管非有或聞
僻女歌姬空勞反顧覔見之者等若牛
毛得之者譬猶牛角以此之外何所

窺窬法師今若退轉未必有一稱心

毛得之者譬猶牛角以此之外何所

窺窬法師今若退轉未必有一稱心
交失現前十種大利何者佛法不簡
細流入者則尊歸依則貴上不朝天
子下不讓諸侯獨翫世間无為自在
其利一也身无執作之勞口飡香積
之飯心不妻妾之務身飾蔔摩之衣
朝无踐境之憂夕不千里之苦俯仰
優遊寧不樂哉其利二也　躬无任
重居必方城白壁朱門理然致敬夜
琴晝瑟是自娛懷曉筆暮詩論情頻
足其利三也　假使隸生王路摛化長
瀟巷吏門兒何因仰喚寸絹不輸官
庫斗米不進公倉庫部倉司豈須求
及其利四也　門前擾擾我且安眠
巷裏去去余无驚色家休小大之調
門停強弱之丁入出隨心往還自在
其利五也　出家无當之僧猶勝在
俗之士假使心存煞戮手无斷命之
僁寇重裏通情決勝酌然嬌俗斯亦煩
垢乃倍勝於白衣一入愛河永沉无
出其利六也　聽鐘聲而致敬尋香
馥以生心朝覩尊儀暮披寶軸刹鄉
之善逐此而生水渧微功漸盈大器

未知因緣果報善惡皎然就此而言

之善逐此而生水渧微功漸盈大器
未知因緣果報善惡皎然就此而言
其利難陳矣假使達相白衣猶有埃
塵之務縱令遥寄彈指遠近低頭形
去心留身移意往閑有者得如此貪

苦者永無因近在目前不言可見其
利七也　山閒樹下故自難期枕石
漱流實為希有猶斯之類不可思議
如此者難逢一心人希遇法師未能
不學交習聡勝之因一旦退心於理
遼矣其利八也　開織成之帙見過
去之因擒琉璃之卷驗當來之果識
因識業不以為僁知福知報何由作
罪上无舟檝交見没溺之悲下失浮
囊則有沉身之患其利九也　曠濟
群品為天人之師水陸空行皆所尊
貴言必闍梨和上書輙致敬和南遠
近嗟詠貴賤顒仰法師令必退轉立
成可驗纔脫袈裟逢人輙稱汝我始
解偏袒姓名便亦可呼平交故自不
論下劣者亦恐不讓薄言稱已擒席
懸異從来小得自在便以君為題封
若不屈膝斂手自達无因俯仰承迎
未閑合度如此専何由可與其利十

也　略言十事空失此機其閒深道

未閑合度如此專何由可與其間深道十
也　略言十事空失此機其間深道

寧容具述仰度仁者心居魔境為魔
所迷意附邪途受邪易性假使眉如
細柳何足開懷類似紅桃詎能長久
同衾分枕猶有長信之悲坐臥忘時
不免秋胡之怨洛川神女尚復不惑
東阿世上班姬何聞君事失心者面
焉若論繾綣則共氣共心一過緾綿
則連霄猷起法師未通返照安悟賣
花未得他心鄰知彼意嗚呼桂樹遂
為巨火所焚可惜明珠乃受淤泥埋
沒弟子今日横謡必為法師所哂世
上白衣何嘗何限且一人退道而不
安危推此而言實成難解譬如瓦礫
盈路人所不驚片子黃金万夫息步
正言法師入道之功已備染俗之法
未加何異金博赤銅銀換鈆錫可悲
可惜猶可優量能忍難忍方知其最
願弃俗事務息塵勞正念相應行志
兩全傳加詳慮更可思惟悔之在前
无勞後恨如弟子筭逺即十數年中
决知惻惻近即三五歲內空唱如何
万恨万悲寧知逺及自誤自惜永弃

一生乃知斷絃可續情去難留或若

決知憒憒道即三五歲內空可如何
万恨万悲寧知逺及自誤自惜永棄

一生乃知斷絃可續情去難留或若
火裏生花可稱希有迷人知返去道
不遥幸速推排急蹬正路法師非是
無知遂為愚者所迷類似阿難便為
魔之所嬈猶湏承三寶之力制彼羣
凶竪波若之幢天魔自欵若此言旨
當即便寄弃蒭蕘若不會高懐幸
停深椌耳

諫周祖沙汰僧表　釋曇積

僧曇積白　皇帝大檀越徳握乹
坤心懸白日照燭无私之道卷舒不
測之化能感臨皂白悲及僧尼控引
玄經示之出路欲使清昇練行顯迹
於明時寡徳沙門恥還於素俗爰降
明　詔責其試藝頌下諸州問其課
業竊惟入道多端諒非一揆依相驗
人有五理不足何者或有僧尼生年
在寺節儉自居願行要心不犯諸禁
燒香旋塔頂礼懇勤合掌低頭忘寢
以食但受性愚鈍於讀誦无緣習學
至苦而不得一字今量所告意湏文
誦聡者為是重審試僧不退實行為
是正意偏望取其明快且實而不聡

行之本也聡而不實智之相也若用

是正意偏望取其明快且實而不聰
行之本也聡而不實智之相也若用
為有業是不求備於一人若實為非
僧便責知於滿足大覺智慧不可思
議諸所為法天人頂受況在凡夫輙
思改易尋聖自言種種神變於斯大
法不能加減大人出世識本知機巧
妙多方化人以漸衆生根行各各不
同令聖説經天差不一内外相通亦
無乖異又如孔子領徒三千達者七
十有二昇堂入室莫過數人自餘巳
外豈容斥逐今州郡縣各有學生德
及顔淵詎幾人也可以不及顔淵廢
郡不立可以无德頑僧並令還俗不
及顔淵者猶勝於野人无徳頑僧者
猶勝於外道伏此二途不足一也或
有專歸樹下挐錫持盂望中而飡正
命自活名聞頻捨利養无心理觀除
煩遂闕文誦論其人入道則内業有
餘究其文解則相功不足何必衆衆
京華悉是徳僧孤拔林野咸非行士
故菓有生熟不可以色相而噉人有
出没不可以形名而取敢自三思不
足二也或有營經造像厲力積年訖
補伽藍憂勤累歳捨身濟物不以寒

此沒不可以形名而取敢自三思不
足二也或有營經造像厲力積年修
補伽藍憂勤累歲捨身濟物不以寒
苦經心施樂與人不以飢貧易志但
無聰力日誦不過一言旦夕栖栖日
讀不盈數紙唯其迴向則善不空施
徽其發趣則佛之真子今无辜退俗
是狂濫行人直性頓非不足三也佛
說僧是福田理難損抑雖可年未飛
凡而法服尊重豈容朝施暮奪目加
虧毀愛惡无常豈責其得失於一人
之上置不恒之式於十二冲典恐不
合聖心甚乖大趣上損慈悲下虧正
化唯畏後世相傳受誣僧之謗不足
四也今大周大國僧尼未幾寺舍烈
然有盈万數只應招延二部溢滿其
閒動梵鳴鐘為國行道方便窮其長
短曲覓愆非黜放還民使棟梁空曠
若他方異國遠近聞知疑謂求兵於
僧衆之間取地於塔廟之下深誠可
恠但須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給民
豈能富國淥不損除性由漸顯一切
衆生具諸煩惱若頓遣圓修是滅佛
法匪直損身魔必得便何者一向純善
精加供養一向純惡退令還俗此言
所見深滅三寶若麁細等看魔難得

法目直損身魔必得復何者一向純善
精加供養一向純惡退令還俗此言

所見深淺三寶若麁細等者魔難得
便何者純善退還成麁衆麁之人猶
生物善經文道理莫問麁細之行唯
不還俗終成佛子進退三思不足孟
貪道餘年賤質寄命關右欽化承恩
得存道業是以呻吟策杖送此丹誠
忏悮之懲伏增戰越苟白
菩薩戒弟子冀遠貽書与仙城禪師
仙城命禪師座下
竊以渭清涇濁共混溯宗之源松長
蕭短同稟堅貞之質幸賴含靈五常
理宜範圍三教是以闕里儒童闡礼
經於洙濟苦縣迦葉遷妙道於流沙
雖牢籠二儀盖限茲一世豈如與正
法於鹿苑蕩妄想於鷲山半滿既陳
權實斯顯識教有淺深人无內外禪
師德聲遠振行高物表攝受四依因
牧羊而成誦負笈千里歷龍宮而苞
括故能內貫九部摠雪山之秘藏外
該七略備辟水之典墳支遁天台之
銘笠真羅浮之記曇賦七嶺詠三
河寶師妙指莊生瓌公著論要集若
吞雲夢如指諸掌加以妙持淨戒如

護明珠善執律儀似臨懸鏡稟羅云

吞雲夢如指諸掌加以妙持淨戒如

護明珠善執律儀似臨懸鏡稟羅云
之密行種賓頭之福田挹定水便
登覺觀高蔭禪枝將逾喜捨是以不
遠瀟湘來儀沔陸植杖龍泉仍為精
舍迴車馬谷即創伽藍鑿嶺安龕詎
假聚沙成塔因山構苑无勞布金買
地開仕雲會袂似華陰法侶肩衝衆
齊稷下禪室晨興時芳杜若支提暮
啓暫入桃源香山梵響將阮嘯而相
發日殿妙音與孫琴而齊韻紫蓋貞
松仍麈上辯洪崖神井即堂高心故
以才堪買山德邁同輦崇峯景行
牆塹懸絶弟子業風鼓處欲海沉飛
洎渚宮淪覆將歷二紀晝倦坐馳夜
悲愕夢未能忘懷彼我歸軒一乘遣
蕩胷衿朗開三達既念鼠藤弥傷鳥
繫昔在志學家傳賜書五礼優柔三
玄饗飫頻絶韋編構述餘緒爰登弱
冠招擕百家及乎從仕留連文翰雖
未能探龍門而拂會稽賦鵬鶴而咏
鸚鵡若求其一分亦髣髴古人但深
悟聚泡清悲交辭常欲鐔貌俗解貪
味真如一日鄭城訖脩隗館屈膝情

欣係纔過同雉履未盡開襟遽嗟飄

味真如一日鄖城訖脩隗館屆滕犢

欣係纔過同塵履未盡開襟遽嗟飄
忽尋望拂衣世網脫屣牽絲滄浪濯
纓漢陰抱甕行食九轉用遣幽憂漸
寤三空將登苦忍仙梁視玉不廢從
師深潤析挑無妨請益所希弥天勝
氣乍希訓鑿鴈門高論時咨嘉賓冬
暇如春願珍清軌室迩人遐弥軫襟
帶餘嬖殘簡念無金玉

幽栖沙門釋惠命訓書濟北戴先生

夫一真常湛徼妙於是同玄万聖乘
機逹順以之殊迹是以西開明道東
野談仁雕朴改工有无異軫今若括
此二門原茲兩教豈不歸宗三轉會
入五乘藉淺之深資權顯實斯若迆
兮四水始則殊名海控八河終无别
味檀越幼挺奇才夙懷茂緒華辯卓
世雅致參玄智涉五明學兼三教益
矣能忘蹈顏生之逸軌損之為道慕
李氏之玄蹤雖復六經該廣百家繁
富聖賢異准儒墨分流或事曠而文
夥或言高而義遠莫不納如瓶受說
似河傾明鏡匪疲洪鍾任扣子建揔
以奇文長卿恧其高趣故雖秦楚分

墟周梁改俗白眉青蓋龜玉之價弗
渝西鳳卧龍頭水之交莫異加以識

以奇文長卿惡其高趣故雖秦楚兮

墟周梁改俗白眉青蓋龜玉之價弗
踰栖鳳卧龍魚水之交莫異加以識
瑩菩空志排塵俗形雖廊廟思乃江
湖是以屬辭牽絲興言世網辭同應
陸調合張巖嗟朱火之遷傳慈清波
之速遊方應濯足從道洗耳辭榮九
轉充虛四扇排疾然後尋八正以味一真
解十經而遣三患斯之德也寧不至
哉貧道識鏡難清心塵易壅定慙花水
戒非草繫才俟撤燭學謝傳燈內有愧
於德充外無御於人世是以淹滯一丘寓形
蓬柳端居手刃訖志筠松測四序於風霜
候三旬於朓朒至夜過聞山鳥仍代九成晝
視遊魚聊追二子華户弊扮既在原非病
朱門結駟亦於我如雲耕歎藤鼠易侵
樹猨難靜勞想鷲頭倦思鷄足至於林
彫秋葉曾無獨覺之明谷響春鶯終
切聲聞之歎忽承來問曲見光譽幽
氣若蘭清音如玉誠復溢目致懽而
實撫膺多愧雖識謝天池未辯北溟
之說而事同埳井慙聞東海之談所
冀伊人於焉好我黃石匪遙結期明明
且白駒可縶用永終朝善勖清猷時
因秦札言不洗意報此何申

豆白駒可縶用永終朝善𦳝清猷時

因素札言不洗意報此何申

弔延法師亡書　隋薛道衡

八月二十三日名和南俗界無常延法師遷化情深悲怛不能已已惟哀慕摧割當不可任法師弱齡捨俗高蹈塵表志度恢弘理識精悟靈臺神寓可仰而不可窺智海法源可涉而不可測同夫明鏡屢照不疲譬彼洪鍾有來斯應徃逢道喪玄維落紐栖志幽巖確乎不拔高位厚礼不能迴其慮嚴威峻法未足懼其心經行宴坐夷險莫二戒德律儀始終如一聖皇啓運像法重興卓尒緇林摽爲稱首屈宸極之重申師資之義三寶由其弘護二諦籍以宣揚信足以追蹤澄什超邁安遠而法柱忽傾仁舟遽没匪直悲纏四部固亦酸感一人師杖錫挈瓶夙承訓導升堂入室具體而微在三之情理百恒慟徃矣奈何无當奈何疾礙不獲展慰但深悲結謹遣白書修愴不次弟子薛道衡和南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四